

崔暹 子达鹏 高德政 崔昂

崔暹，字季伦，博陵安平人，汉尚书寔之后也，世为北州著姓。父穆，州主簿。暹少为书生，避地渤海，依高乾，以妹妻乾弟慎。慎后临光州，启暹为长史。赵郡公琛镇定州，辟为开府谏议。随琛往晋阳，高祖与语说之，以兼丞相长史。高祖举兵将入洛，留暹佐琛知后事。谓之曰：“丈夫相知，岂在新旧。军戎事重，留守任切，家弟年少，未闲事宜，凡百后事，一以相属。”握手殷勤，至于三四。后迁左丞、吏部郎，主议《麟趾格》。

暹亲遇日隆，好荐人士。言邢邵宜任府僚，兼任机密，世宗因以征邵，甚见亲重。言论之际，邵遂毁暹。世宗不悦，谓暹曰：“卿说子才之长，子才专言卿短，此痴人也。”暹曰：“子才言暹短，暹说子才长，皆是实事，不为嫌也。”高慎之叛，与暹有隙，高祖欲杀之，世宗救免。武定初，迁御史中尉，选毕义云、卢潜、宋钦道、李愔、崔瞻、杜蕤、嵇晔、酈伯伟、崔子武、李广皆为御史，世称其知人。

世宗欲遐暹威势，诸公在坐，令暹高视徐步，两人掣裾而入，世宗分庭对揖。暹不让席而坐，觞再行，便辞退。世宗曰：“下官薄有蔬食，愿公少留。”暹曰：“适受敕在台检校。”遂不待食而去，世宗降阶送之。旬日后，世宗与诸公出之东山，遇暹于道，前驱为赤棒所击，世宗回马避之。

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羨、雍州刺史慕容献，又弹太师咸阳王坦、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，罪状极笔，并免官。其余死黜者甚众。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：“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，后吾儿开府谏议，及迁左丞吏部郎，吾未知其能也。始居宪台，乃尔纠劾。咸阳王、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，尊贵亲昵，无过二人，同时获罪，吾不能救，诸君其慎之。”高祖如京师，群官迎于紫陌。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：“往前朝廷岂无法官，而天下贪婪，莫肯纠劾。中尉尽心为国，不避豪强，遂使远迹肃清，群公奉法。冲锋陷阵，大有其人，当官正色，今始见之。今荣华富贵，直是中尉自取，高欢父子，无以相报。”赐暹良马，使骑之以从，且行且语。暹下拜，马惊走，高祖为拥之而授辔。魏帝宴于华林园，谓高祖曰：“自顷朝贵、牧守令长、所在百司多有贪暴，侵削下人。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，直言弹劾，不避亲戚者，王可劝酒。”高祖降阶，跪而言曰：“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。谨奉明旨，敢以酒劝，并臣所射赐物千匹，乞回赐之。”帝曰：“崔中尉为法，道俗齐整。”暹谢曰：“此自陛下风化所加，大将军臣澄劝奖之力。”世宗退谓暹曰：“我尚畏羨，何况余人。”由是威名日盛，内外莫不畏服。

高祖崩，未发表，世宗以暹为度支尚书，兼仆射，委以心腹之寄。暹忧国如家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世宗车服过度，诛戮变常，言谈进止，或有亏失，暹每厉色极言，世宗亦为之止。有囚数百，世宗尽欲诛之，每催文帐。暹故缓之，不以时进，世宗意释，竟以获免。

自出身从官，常日晏乃归。侵晓则与兄弟问母之起居，暮则尝食视寝，然后至外斋对亲宾。一生不问家事。魏、梁通和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，暹惟寄求佛经。梁武帝闻之，为缮写，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。然而好大言，调戏无节。密令沙门明藏著《佛性论》而署己名，传诸江表。子达拏年十三，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《周易》两字，乃集朝贵名流，令达拏升高座开讲。赵郡陆仲让阳屈服之，暹喜，擢为司徒中郎。邺下为之语曰：“讲义两行得中郎。”此皆暹之短也。

显祖初嗣霸业，司马子如等挟旧怨，言暹罪重，谓宜罚之。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，去苛察法官，黜崔暹，则得远近人意。显祖从之。及践祚，谮毁之者犹不息。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，甚贫匮，唯得高祖、世宗与暹书千馀纸，多论军中大事。帝嗟赏之。仍不免众口，乃流暹于马城，昼则负土供役，夜则置地牢。岁馀，奴告暹谋反，锁赴晋阳，无实，释而劳之。寻迁太常卿。帝谓群臣曰：“崔太常清正，天下无双，卿等不及。”

初，世宗欲以妹嫁暹子，而会世宗崩，遂寝。至是，群臣宴于宣光殿，贵戚之子多在焉。显祖历与之语，

于坐上亲作书与暹曰：“贤子达拏，甚有才学。亡兄女乐安主，魏帝外甥，内外敬待，胜朕诸妹，思成大兄福志。”乃以主降达拏。天保末，为右仆射。帝谓左右曰：“崔暹谏我饮酒过多，然我饮何所妨？”常山王私谓暹曰：“至尊或多醉，太后尚不能致言，吾兄弟杜口，仆射独能犯颜，内外深相感愧。”十年，暹以疾卒，帝抚灵而哭。赠开府。

达拏温良清谨，有识学，少历职为司农卿。入周，谋反伏诛。天保时，显祖尝问乐安公主：“达拏于汝何似？”答曰：“甚相敬重，唯阿家憎儿。”显祖召达拏母入内，杀之，投尸漳水。齐灭，达拏杀主以复仇。

高德政，字士贞，渤海蓀人。父颢，魏沧州刺史。德政幼而敏慧，有风神仪表。显祖引为开府参军，知管记事，甚相亲狎。高祖又擢为相府掾，委以腹心。迁黄门侍郎。世宗嗣业，如晋阳，显祖在京居守，令德政参掌机密，弥见亲重。世宗暴崩，事出仓卒，群情草草。勋将等以纘戎事重，劝帝早赴晋阳。帝亦回遑不能自决，夜中召杨愔、杜弼、崔季舒及德政等，始定策焉。以杨愔居守。

德政与帝旧相昵爱，言无不尽。散骑常侍徐之才、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讖之学，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，并因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。德政又披心固请。帝乃手书与杨愔，具论诸人劝进意。德政恐愔犹豫不决，自请驰驿赴京，托以馀事，唯与杨愔言，愔方相应和。德政还未至，帝便发晋阳，至平城都，召诸勋将入，告以禅让之事。诸将等忽闻，皆愕然，莫敢答者。时杜弼为长史，密启显祖云：“关西是国家劲敌，若今受魏禅，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，王将何以待之？”显祖入，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。之才云：“今与王争天下者，彼意亦欲为帝，譬如逐兔满市，一人得之，众心皆定。今若先受魏禅，关西自应息心。纵欲屈强，止当逐我称帝。必宜知机先觉，无容后以学人。”弼无以答。帝已遣驰驿向邺，书与太尉高岳、尚书令高隆之、领军娄睿、侍中张亮、黄门赵彦深、杨愔等。岳等驰传至高阳驿，帝使约曰：“知诸贵等意，不须来。”唯杨愔见，高岳等并还。帝以众人意未协，又先得太后旨云：“汝父如龙，汝兄如虎，尚以人臣终，汝何容欲行舜、禹事？此亦非汝意，正是高德政教汝。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，然始革命，于是乃旋晋阳。自是居常不悦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，必宜五月应天顺人，德政亦劝不已。仍白帝追魏收。收至，令撰禅让诏册、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。

至五月初，帝发晋阳。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，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。大略令撰仪注，防察魏室诸王。山提以五月至邺，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、七兵尚书崔鹞、度支尚书陆操、詹事王昕、黄门侍郎阳休之、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。六日，要魏太傅咸阳王坦等总集，引入北宫，留于东斋，受禅后，乃放还宅。帝初发至亭前，所乘马忽倒，意甚恶之，大以沉吟。至平城都，便不复肯进。德政、徐之才苦请帝曰：

“山提先去，若为形容，恐其漏泄不果。”即命司马子如、杜弼驰驿续入，观察物情。七日，子如等至邺，众人以事势已决，无敢异言。八日，杨愔书中旨，以魏襄城王旭并司空公潘相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赵彦深入通奏事。魏静帝在昭阳殿引见。旭云：“五行递运，有始有终，齐王圣德钦明，万方归仰，臣等昧死闻奏，愿陛下则尧禅舜。”魏帝便敛容曰：“此事推挹已久，谨当逊避。”又道：“若尔，须作诏。”中书侍郎崔劼奏云：“诏已作讫。”即付杨愔进于魏静帝。凡有十馀条，悉书。魏静帝云：“安置朕何所，复若为去？”杨愔对：“在北城别有馆宇，还备法驾，依常仗卫而去。”魏静帝于是下御坐，就东廊，口咏范蔚宗《后汉书赞》云：“猷生不辰，身播国屯，终我四百，永作虞宾。”所司寻奏请发。魏静帝曰：“人念遗簪弊屣，欲与六宫别，可乎？”乃入与夫人嫔御以下诀别，莫不歔歔掩涕。嫔赵国李氏口诵陈思王诗云：“王其爱玉体，俱享黄发期。”魏静帝登车出万春门，直长赵道德在车中陪侍，百官在门外拜辞。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。帝至城南顿所。受禅之日，除德政为侍中，寻封蓝田公。七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兼侍中，食渤海郡干。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，多有弘益。

显祖末年，纵酒酣醉，所为不法，德政屡进忠言。后召德政饮，不从，又进言于前，谏曰：“陛下道我寻休，今乃甚于既往，其若社稷何，其若太后何！”帝不悦。又谓左右云：“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。”德政甚惧，乃称疾屏居佛寺，兼学坐禅，为退身之计。帝谓杨愔曰：“我大忧德政，其病何似？”愔以禅代之际，因德政言情切至，方致诚款，常内忌之。由是答云：“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，病即自差。”帝从之，德政见除书而起。帝大怒，召德政谓之曰：“闻尔病，我为尔针。”亲以刀子刺之，血流沾地。又使曳下，斩去其趾。刘桃枝捉刀不敢下。帝起临阶砌，切责桃枝曰：“尔头即堕地！”因索大刀自带，欲下阶。桃枝乃斩足之三指。帝怒不

解，禁德政于门下，其夜开城门，以毡舆送还家。旦日，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，欲以寄人。帝奄至其宅，见而怒曰：“我府藏犹无此物！”诘其所从得，皆诸元赂之也。遂曳出斩之。时妻出拜，又斩之，并其子祭酒伯坚。德政死后，显祖谓群臣曰：“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，除鲜卑，此即合死。又教我诛诸元，我今杀之，为诸元报仇也。”帝后悔，赠太保，嫡孙王臣袭焉。

崔昂，字怀远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挺，魏州刺史。昂年七岁而孤，伯父吏部尚书孝芬尝谓所亲曰：“此儿终当远至，是吾家千里驹也。”昂性端直少华，沉深有志略，坚实难倾动。少好章句，颇综文词。世宗广开幕府，引为记室参军，委以腹心之任。世宗入辅朝政，召为开府长史。时勋将亲族兵客在都下放纵，多行不轨，孙腾、司马子如之门尤剧。昂受世宗密旨，以法绳之，未几之间，内外齐肃。迁尚书左丞，其年，又兼度支尚书。左丞之兼尚书，近代未有，唯昂独为冠首，朝野荣之。

武定六年，甘露降于宫阙，文武官僚同贺显阳殿。魏帝问仆射崔暹、尚书杨愔等曰：“自古甘露之瑞，汉、魏多少，可各言往代所降之处，德化感致所由。”次问昂，昂曰：“案《符瑞图》，王者德致于天，则甘露降。吉凶两门，不由符瑞，故桑雉为戒，实启中兴，小鸟孕大，未闻福感。所愿陛下虽休勿休。”帝为敛容曰：“朕既无德，何以当此。”

齐受禅，迁散骑常侍，兼太府卿、大司农卿。二寺所掌，世号繁剧，昂校理有术，下无奸伪，经手历目，知无不为，朝廷叹其至公。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百一十四条，诏下，依启状速议以闻。其年，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，仍封华阳县男。又诏删定律令，损益礼乐，令尚书右仆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。又敕昂云：“若诸人不相遵纳，卿可依事启闻。”昂奉敕笑曰：“正合生平之愿。”昂素勤慎，奉敕之后，弥自警勩，部分科条，校正今古，所增损十有七八。转廷尉卿。昂本性清严，凡见黷货辈，疾之若仇，以是治狱文深，世论不以平恕相许。

显祖幸东山，百官预宴，升射堂。帝召昂于御坐前，谓曰：“旧人多出为州，我欲以台阁中相付，当用卿为令仆，勿望刺史。卿六十外当与卿本州，中间州不可得也。”后九卿以上陪集东宫，帝指昂及尉瑾、司马子瑞谓太子曰：“此是国家柱石，汝宜记之。”未几，复侍宴金凤台，帝历数诸人，咸有罪负，至昂曰：“崔昂直臣，魏收才士，妇兄妹夫，俱省罪过。”天保十年，策拜仪同燕子献，百司陪列，昂在行中。帝特召昂至御所，曰：“历思群臣可纲纪省闼者，唯冀卿一人。”即日除为兼右仆射。数日后，昂因入奏事，帝谓尚书令杨愔曰：“昨不与崔昂正者，言其太速，欲明年真之。终是除正，何事早晚，可除正仆射。”明日，即拜为真。杨愔曰：“昨不与崔昂正者，言其太速，欲明年真之。终是除正，何事早晚，可除正仆射。”明日，即拜为真。杨愔少时与昂不平，显祖崩后，遂免昂仆射，除仪同三司。后坐事除名。卒祠部尚书。

昂有风调才识，旧立坚正刚直之名。然好探揣上意，感激时主，或列阴私罪失，深为显祖所知赏，发言奖护，人莫之能毁。议曹律令，京畿密狱，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。尚严猛，好行鞭撻，虽苦楚万端，对之自若。前者崔暹、季舒为之亲援，后乃高德政是其中表，常有挟恃，意色矜高，以此不为名流所服。子液嗣。

[返回](#)